

奔跑的 小野花

□董小飞
文摄

“3、2、1，砰”……

发令枪响，英雄湖畔的橙色栈道上，涌入色彩斑斓的人流，沿着蜿蜒曲折的栈道，一路奔流，漫过竹林，润过坡谷，流过村庄……

这是周末的一个清晨，慈城英雄湖畔正举办“毅冉·山道少年”宁波山地越野系列赛。比赛分为10公里个人组和6公里亲子组，参赛选手为7岁到15岁的少年。

10公里个人组是独立与野性完美释放的组别，不是我等体力有限的人可以跟拍的对象。于是，我提着相机进入南联村，去混合赛道蹲守。

村后的山坡上，已有选手陆续从山上下来，经过补给站，一路上坡，在傅家古井拐弯，沿石阶进入林地。

这是一段杂竹丛生的野路，红色指示带在绿竹间飘荡。白短裤女孩的小辫子，在婆婆的竹影间左右甩动，快活得像出笼的小兔子。有男孩一路跳跃前行，敏如猿猴，像有使不完的劲。紫衣小女孩，大概是第一次走这种野路，一路小心翼翼，爸爸用一截竹竿拉着她出了野林。

眼前是一片坦阔的沙石路。早晨的阳光铺在路面上，灼灼闪光，也落在小小的脊背上。小选手们微弓着身，沿斜坡上行。初时的叽叽喳喳声少了。

进入竹林，青竹连绵，清凉无比。之字形的黄土小路像天上垂下的梯子，陡陡地悬在竹林间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有力竭的小孩子化身壁虎，软软地趴在爸爸的背上；有被家长一路提溜着上坡的，往地上一放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；也有人是嬉笑打闹着上的坡——一个瘦小的十来岁小男孩，像推着一辆无法发动的老爷车，一路推着妈妈拐弯上坡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：“加油，加油。”

终于到了山顶。白短裤女孩的小辫子似乎失了昂扬的斗志，不再左右摆动，只老老实实地垂在耳际，泛着晶莹的汗光。竹林间的身影，已失却初时的灵

动。一个7岁的小女孩叫喊口渴，爸爸立马弯下腰，手握背包肩带上的奶瓶，送到孩子嘴边，孩子一口含住奶嘴，吸得“咕咕”有声。

看到我们蹲在路边拍照，有妈妈拉着双胞胎女孩冲我们跑来，嘴里叫着：“摄影师，给我们拍张照片吧。”

选手们还在爬坡，下坡，不断穿梭。我们从山顶折返，来到村里服装店旁——这里是赛道出口。一对三四岁的双胞胎女孩，正与志愿者一起守在指示牌下，给选手们呐喊助威。看到有人从山上跑下来，她们赶紧从折叠椅上起身，攥紧小拳头大叫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这稚嫩的助阵声，无疑有着巨大的魔力，不仅引得大人纷纷侧目点赞，也让小选手们滞重的双脚一下子变得有了力量。

下来一个7岁的小男孩，让我印象深刻。6公里的翻山越岭，全程没背也没抱。脸色发白，眼神倦怠，仿佛多动一下都要耗费全身力气。他的脚步机械地跟着爸爸挪动，往哪走，怎么走已不再关心，对双胞胎萌娃的“加油”声也毫无反应。但依然一步不落地紧跟着。

在距离终点500米的混合段，我再次碰到那个白短裤女孩。她的手里攥着一把小野花，小辫子被汗水濡湿，一缕一缕地粘在一起，脖子、额头挂满了汗珠，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她脸色潮红，脚步沉重。我问她还能跑吗，她点点头：“还能坚持一下。”

终于，听到终点的喧嚣声，啦啦队的塑料板打得尤其热烈。这是世上最美妙的声音！一路苦旅终将结束。白短裤女孩的眼睛亮了，小小的手臂用力摆动，小辫子再次左右甩动，她扬着手里的小野花，向着终点不断跳动的计时器飞奔而去。

对她来说，名次已不再重要，那束小野花就是最好的奖牌。越野赛教给孩子的，不是生活一路轻盈，而是如何与自己的无力感和平相处。

昙花

□金幼萼
文摄



黄姨家的昙花开了。那六株昙花养在陶瓷盆里，叶片肥厚修长，边缘带着细微的波浪纹，倚在绿化带香樟树的阴凉里。这是我第五年看昙花开。黄姨夫妻俩自从城东老宅拆迁后，便搬到了我们小区居住。

第一次看昙花是深夜11点，当时只有我一人。花苞初绽时，散发出缕缕幽香。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花，花蕊细腻嫩洁，这份难以形容的静美，冲淡了我深夜独处的不安。那夜的花，像是特意开给我一个人看。心里欢喜，想找人分享，又碍于夜深，只好忍不住连发了好几条微信朋友圈。我不禁暗自思忖，有些美，本就适合在深夜独自欣赏。

第二次看昙花，恰逢国庆与中秋双节同至。黄姨的儿子带着女儿从杭州回来，邻居陈医生也在，我们围着昙花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竟看了一个多钟头。

只见硕大的花苞徐徐绽放，花瓣宛若素绢。花蕊缓缓探出来，丝丝缕缕，金黄细密，漫出幽微的香气。张伯举着手电筒，黄姨摇着蒲扇轻声说道：“这花啊，是跟着我从福州过来的。当年在部队，他是军人，我是卫生员。”张伯在一旁笑着接话：“她舍不得这花，复员的时候，就用脸盆装上土，抱着昙花挤火车，一路把它带回了慈溪。”黄姨又说，儿子出生那年，也正是这盆昙花落户慈溪的第一年。昙花抽出新枝，家里添了孩儿。儿子就在昙花一年一度的盛放中长大，成家立业。这花，俨然成了岁月的记录者。黄姨笑着打趣：“这昙花，和我儿子是同龄呢。小金，你知道吗？今年它提前绽放，算是花传喜讯，我孙女刚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”我满心惊叹，这株昙花已有五十四年花龄，怪不得枝叶长得比人还要高。

黄姨也曾送过我一盆昙花幼苗，还叮嘱我：昙花上午可以晒太阳，午后切忌暴晒，不然容易晒伤叶片。我暗自思忖，我家东阳台的

环境，恰好适合养它。可我养到第三年，眼看就要开花时，不知哪根筋搭错，竟把昙花搬到了楼下。后来不知被哪个顽皮的孩子拧断了花剑子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这盆昙花再也没有开过。我常感慨：怕是花儿也伤了心，终究是我没有照顾好它。

夜色渐深，赏花兴致正浓，四周幽香浮动。夜深露重，花朵开到极致，花瓣边缘渐渐透出倦态。黄姨打了个哈欠。张伯见了，低声劝道：“太晚了，上楼休息吧。”黄姨点点头，又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月光下灵动的花影。

花随人辗转，人伴花老去。五十四载寒暑更迭，花盆换了一次又一次，盆土也几番更换，这株昙花依旧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。黄姨夫妇也如这昙花一般，在慈溪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。张伯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，黄姨则进了医院，二人将青春与汗水，都融进了这座小城。日子像流水般缓缓淌过，有过艰辛，有过平淡，更多的是三餐四季、朝夕相守的温情。身形高瘦、气质儒雅的张伯做事雷厉风行，平日里爱练字写诗，也喜欢侍弄花草。黄姨面容白皙、性情娴静，总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退休之后，两人更是形影不离，出双人对。黄姨说，儿女们反复叮嘱，年纪大了，出门一定要有伴，不能单独行动。我为此写了一首七律：“晶莹粉嫩白如玉，恰是月中仙子来。淡淡生辉姿旖旎，浓浓洋溢韵徘徊。多闻美景幽香拂，少见深情斜影偃。虽说昙花皆一现，相濡以沫爱梯媒。”

昙花的优雅与静美，宛如被月光轻轻收起的梦境。如今，黄姨夫妇搬去杭州和儿女同住了。她特意说留了一盆昙花让我去取。我终究不忍让这花离开原本生长的地方，便一直没有前去。何况我楼上已有一盆昙花。我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流转，它终会绽放，而这，也需要我拿出足够的耐心，悉心照料，静静等待花开。

